华工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片断回忆

张 邦 永

段祺瑞当政的中国政府在1917年8月14日宣布对德宣战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，英法两国立即开始招募华工到法国战場上去。它們与段政府商定的华工数目，英国方面是十万人，法国方面是五万人，实际都是招足了的。法国所招募的华工情况我知道的太少，这里只說我亲身經历的英国方面的情况。

一

那时我剛讀完清华学校的中等科，在北京西山臥佛寺度暑假。9月初开学时就将升入高等科，高等科四年毕业，就将享受公費留美的权利。但在8月20日，接到一封在北京消夏的同班同学刘沛章的来信，說他已在北京英国公使館考取头等华工翻譯，即将去威海卫編队；从威海卫坐輪船到法国战場上去；薪水是每月一百二十元，吃的、穿的和往返旅費，都不須自己付錢；并且說，除在战場上能够看見全世界最高的科学成就外，战后还可到欧洲各大城市去游历；又說招考还在进行，問我們愿不愿意应考。我們見信后，不但一些与刘沛章同班的中等科毕业生决定去考，高等科一年級的吳泽湘(1925年起在外交部工作)，和高等科二年級的張保(1940年在重庆当国民党政府的税务署长，更名張靜愚)，也都决定去。我当时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正感到經济困难，連开学时买书的錢都沒有，所以也决定去。同去的共五人。

到北京英国公使館后，一个英国人用英語对我們五个人分别問了几句話，就叫我們去檢查身体。檢查身体只是听听心脏，看看眼睛和生殖器，进行得也很快。此事一完，就宣布我們五人都考上头等翻譯，同时給我們每人一張由北京到天津的二等火車票，和一封共同的介紹信，叫我們第二天就起程。天津的英国輪船公司看了介紹信后，立即派一名工人引我們上輪船，当晚就开了船。同船有五、六百名工人，有一个英国人領导。次日午后到山东半島东北岸边的威海卫时，已有些人在碼头上等着，一个人把我們五人領到翻譯房，其余一些人則領了工人到帳篷中去。

当时的威海卫，只是一个乡村模样，市中不过一百来栋旧式平房，市外有一座小洋楼，是英国人住的。工人住的大片帳篷都搭在半山坡上；其中夹有五、六栋木房，就是翻譯房、办公室和庫房所在。电灯电話，都是因陋就簡地新安装不久的。統率这一切的人，是英国駐威海卫的領事，名叫馬斯(Moss)。

我們进翻譯房时，那里已有二十一人。六个是头等翻譯，薪水同我們一样，每月一百二十元；四个二等翻譯，月薪九十元；十一个三等翻譯，月薪六十元。我遇到一个同乡魯继曾，四川保宁人，杭州之江大学三年級学生。他比我大六岁(二十六岁)，已很会观察事情。他說威海卫的事情办得很快，已經开走了二千多人；青島方面开走的人还多些。他說英国人在青島方面招的工人，大都是山东的农民，招的翻譯則大都是从上海和汉口两处来的。威海卫方面招的工人山东人占一半，天津来的也占一半，翻譯則都是北京和天津的学生。青島和威海卫两方面的工头大都是英国人，另外招有中国碼

头工人和教徒，其中也有些鉄路上的工头。我說："据說，招募华工是中国政府和英国政府合办的，青島和威海卫大概都有中国政府的代表吧？"魯說："沒有、沒有，你沒看見报上說的，段政府对外是宣而不战，对內是战而不宣么？"

第二天，馬斯找我們五人去談話，首先給我們看需要我們签字的一份中英文对照的合同；条文我記不清楚了，大旨是：（1）中国政府已經宣布参战，参战是中国人民应尽的义务；（2）头等翻譯的薪水每人每月一百二十元，一半由英国政府負責按月汇到签字人家里，一半在法国按月发給签字人另用；本人的衣、食、住、行各項費用物資，概由英国政府免費供給，其等級与英国的尉官相同，但不給委任状也不作战；（3）战事結束后，翻譯可到欧洲各大城市去游历，往返途中也可游覽，旅費自备，英国政府也将給以可能的便利；（4）翻譯須服从英国軍官的指揮；（5）合同有效期間三年。

馬斯見我对合同沒有异議，就叫我签字，签字时我发現只签一份給他，不照常例双方各执一份。馬斯說，这是中国政府同意了的，合同中的条款有双方政府担保，不必过虑。我也信以为眞，当时很滿意。馬斯又叫我写信回清华学校，多叫些同学来，邮費也不須我付，只把信交給他就行了。

当天下午我領到了三个月的薪水（三百六十元）和秋季的服装。工人和工头也是这样，不过他們服装的质量差些，工人的薪水是每人每月三十二元。工头分三級，每高一級大約多六元，具体数目記不清楚了。

第三天上午，大家穿上新衣去編号。工人和工头的号碼都是在銅片上打好了的，临时把銅片卷成一个鐲子，用机器扎在他們手右上（直到三年合同期滿回到青島时，才用机器把銅鐲卸开取下）。

翻譯的号碼，則是自己到銀店里去买一个橢圓形的小銀牌子来打数目字，形式好看一点，也必須經常带在右手上，只是不工作时可以自己取下来。从此以后，工人都叫号数，翻譯虽叫姓名，但須記住自己的号数(我的号数是四〇八四三)，有事时仍以号数为准。

編号之后，各人都捧着用粉笔写好号碼的小石板放在胸前照相；后来把相片貼在自己的薪水本子上。每次发薪时，領款人在薪水单上打手印，发薪水的英国人，則在各人的薪水本子中登記一笔。

第四天就編队。每班十五人，另加一个工头，他左右袖口上都釘好一条紅布带，所以普通叫他"一道"。一班人叫"一篷"，因为这十六个人同住在一个帳篷中，在威海卫是这样，后来在法国战場上也是这样。三篷为一排，有一个"两道"的工头带領。三排为一連，有一个"三道"的工头带領。每营三連，有翻譯二人，和英国营长一人，合計四百四十七人。这是在威海卫时的編队。到法国海边的英軍华工总部后还要加些英国工头，下文再談。

編队后，每天早晚各下操一小时，余时可以自由活动。第一次下操回来时，营长到一个华工住的帳篷里，叫一个带有辮子的华工張彦彬去剪辮子，营长的中国話說得很好，而且是北方話。張彦彬說："誰也不能剪我的辮子，要剪就取消合同，給我船票和車票，我自己回河間县去。"营长說："大家都沒辮子，你一个人带辮子，多难看呀！同我去吧。"同时就伸手拉他。張彦彬推开营长的手，怒目而視地对营长說："中国人历来都有辮子，怎么会难看？你要动手，就来吧！"張坚决的气概，环观的人都为之瞠目，营长看出那是一个威武不能屈的人，也就搭訕着說："好、好，以后再讲吧。"我当时就很敬重此人。后来見他不輕言笑，却很乐于替人写家信，不受任何

报酬。同他熟习的人說，他原是教书先生，所以叫他"張先生"。我說："你們也叫我張先生，莫弄混了，只叫他'先生'好不好？"張在旁听見，对我一笑表示承认。从此"先生"二字就成了他的专称。有人說他的太极拳打得好得很，常常半夜起来光着上身打拳，却不肯教人。

第七天，我們那一营同其他四营，共两千多人，同搭一只英国太古公司的輪船，經日本到加拿大西岸的"梵科瓦"(Vancowver)。登輪后，翻譯住的房間和吃的飯食，都远不如輪船上的英国士兵，这是明显地違背了合同。十个翻譯同去向英国領队交涉。英国領队名发美尔(Farmer)，是天津某洋行的职員，說一口很好的北方話。他說輪船是从香港来的，已經沒有空位，翻譯的住房无法改了；伙食可以改为西餐，但須到廚房去吃，不能进餐厅，这是輪船上的規矩。上海来的翻譯也說外国輪船确有这种規矩，中国人无論怎样闊，只能住下层的中国艙，不能住楼上的外国艙，所以我們也就委曲求全了。

輪船在日本的大阪上煤停了三天，沒让中国人上岸；到横濱又停三天，仍然禁止中国人上岸。翻譯們根据合同向領队交涉，領队答应我們上去玩一天，但要我們保証工人們不提出同样要求；由此我們知道，英国人对于合同是沒有誠心遵守的。五个营的二千多人，挤在一条船上，經过十八天之久，沒有活动的机会，影响健康很大，害病的和吃不下飯的工人，逐天多起来。到了荒蕪的梵科瓦碼头后，大家才到山間和海边舒散了三天，把健康恢复过来。

由梵科瓦分乘五列火車，横穿加拿大，走了八天八夜才到哈利法克斯(Haligax)。沿途停車时，不准中国人踏上月台一步，我們始終縮在車廂里。在西段，从車中向窗外望去，只見白雪皚皚的山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峰，和在丛树中时隐时现的小溪。加拿大的中部是广闊无边的干枯了的草原，既无人烟，也无房舍（除車站外）。到終点的哈利法克斯，望見了一座美丽的城市，但火車停在輪船边，下火車后，穿过月台就进輪船，根本沒看見該市的內容。到法国后，在报上看見，該市因停在碼头上的軍火輪船的爆炸而完全毀灭时，我們都为那样美丽的城市而深为惋惜。

这只載重两万吨的輪船，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，是由俘获的德国运輸舰改装的。船名"鳩丽亚斯"（Julius），身长一百零八碼、其高度，从船舷数上去有十三层。威海卫和青島两处来的华工約共五千人，只住了一、二两层，其中还夹有操場和戏院。翻譯住在頂上层，上下乘电梯。

同路航行的还有八只輪船，听說都是万吨左右的，排列在鳩丽亚斯的四周，相距都在四百碼以上，那些船上装的什么都看不清楚。商船之外，还有許多軍舰和魚雷艇保护着。向前后左右望去，都看見它們散布到天边的尽头。在行近英国的第七第八两天，听說护航的軍舰增加了很多。有人用望远鏡看了后說，四面都是舰队，散布到二十余英里之远。

从哈利发克斯出来以后，天天都有很大的风浪。在太平洋中經常看見的光滑如鏡的洋面，在大西洋中根本沒見过。第五天的风浪特别大，挨近鳩丽亚斯的輪船簸动得很險。远处的魚雷艇，則好像在形似山岳的巨浪中穿进穿出。我們这只大船，則把涌来的巨浪，劈成瀑布似的寬大的水帘，高悬在我們的两側。

第七天早上选了二十几个眼力特别好的华工分班到頂上去了望，每班四人，了望两小时。选去的华工，都认为担当的是关系全船一万多人的生命的重責，大家都冒着刺骨的雪风，认眞負責地了

望。第八天一早，船头的两个华工发現一个可疑的"小点子"。船方用望远鏡复查后，一面鳴炮告警，一面傳語全船各人都細上救生带，同时輪船也改走"之"字路綫。我們看見几只小軍艇向出現"小点子"的洋面駛去，放了些深水炸彈，历时两点多钟才解除警报。（防卫虽然这样严密，我們到法国三个月后，听說，这只大輪船还是被德国的潛水艇用魚雷炸沉了。）

第八天晚間，«鳴丽亚斯»巨輪进入利物浦港，也是与火車平行停泊着，华工下輪后，穿过月台就上火車。人一上齐，就連夜开車，次晨就到英格兰东岸的"福克斯"鎮（Folks town）。我們穿过了工厂林立的英格兰中部，但什么也沒看見——为防德国飞机轰炸，車上的窗帘閉得很紧。

二

福克斯鎮上的大羣帳篷，散乱地安設在一列山边的平原上。帳篷間夹着些树木，加以帳篷頂上涂有黃一块綠一块的顏色，天空的敌机一定难于辨认。帳篷很多，大都是长方形（也有少数圓頂的），杂乱地安置在大約三个平方英里的平原上。北边住的是英兵，南边已住了一大批华工。我們一到，就有很多华工来迎接我們，替我們带路，帮我們安設鋪位，指示我們領飯領开水和大小便的地方；然后三三两两地坐在地鋪上談起来。据說我們在那里等候小輪过英倫海峽。由于海峽中时常发現德国潛水艇，小輪时常停駛；有些人已等候三天了。吃的是面包、餅干和各种罐头（翻譯多一样黃油），但数量有規定，装不滿肚子。尽管这样，当天晚上，許多早到的华工和翻譯，还是节省出餅干和罐头，各自招待自己的同乡或朋友。

我們在福克斯鎮只住了一夜，就坐小輪过海。下輪后走了两点

多钟，就到华工总部所在的駱耶耳(Loyelle)。这是法国东海岸上的一个小村子，华工总部只是村外平地上搭的一些圓頂帳篷，夹着一些长方形的小木房。这与福克斯鎮不同，不但沒有树木遮掩，而且把几十个帳篷划为一組，四周用鉄絲网圍着，門口有荷枪实彈的英兵把守。我們那一营恰恰住滿一組帳篷，一进去就不准单身出来，也沒人来看望我們。

次日整营到大操場去編队，有許多荷枪的英兵随去，也有不少的英国軍官和弁目。分排列队后，每班来了一个左臂上带着一条黃色短条的英兵，每排加一个带两条的，每連加一个带三条的。后来华工都叫他們为英国"一道"、英国"两道"、英国"三道"。英国"一道"不但要管中国"一道"，有时还要管中国"三道"，也直接管华工。此外还加了中国大队长("四道")和英国大队长(Sergeant Major)各一人，炊事員四人、勤务員六人，又裁縫、皮匠、理发师各一个，連翻譯二人，全营合計五百人，即：

工人二十七班，每班十五人	405人
中、英工头各四十人	80人
炊事員四人、勤务員六人和翻譯二人	12人
裁縫、皮匠、理发师各一人	3人
全营合計	500人

以上这些人，在操場上編队后都算确定了，只有中国大队长后来換了两次。最后換来的冉振海是河北保定人，四十来岁，身强力大，天主教徒，能說一点英文。他原来的职业，我們虽同处将近三年，从沒听他說过。他是第一批到駱耶耳的，他說那一批有一百多人，已在駱耶耳受了一个多月的訓练。华工总办普登上校(Colonel Pourton)和会办魯斯頓上校(Colonel Ruxton)每天輪流給他們

讲話。他們那一批人，已經派出来工作，最低是"三道"，一般是大队长。他們的总队长姓姜，外国人叫他約翰，也是华工总部的总队长，月薪一百八十元。我后来听說，普登是在中国生长的，在上海英国工部局搞过多年，四十岁以后調到南非洲的英国殖民地工作，新近由南非洲調来当华工总办。魯斯頓也是从上海英国工部局来的。1930年他在上海当盐政局稅警科的副科长。姜总队长則是上海英国工部局的一个巡捕头。

书归正傳，还是說1917年11月間，在駱耶尔編队的事吧。此时营长換为一个英国軍官，名李笛亚迪(Lydyart)，三十来岁，貴族出身，大学毕业，受过短期的軍訓。此人很会摆架子，实际却胆小，遇到情势严重时，会立即改变方向。这是后来我們从多次斗爭中摸到的他的个性。营长之外，还加了两个副官，其中一人会說很好的上海話，滿臉烟容，肯定是一个大嘘客。这三个軍官都是英国中央政府委任的，其待遇比四十个沒有受到任命的英国弁目高得多。这三个軍官每人住一个帳篷，每人有一个勤务員。

李笛亚迪营长在操場編队时，就說要剪"先生"的辮子。旧营长(后来編到别队当副官)当时就把曾在威海卫想剪"先生"发辮的經过告訴了他，并說："先生"不好惹，且会打拳。李营长說他有办法。当天下午，他带着姜总队长和一个理发师(华工)到营里来。姜总队长身材高大，大家都听說他精通中国和外国的拳术。他用很流利的洋涇濱英国話与李营长边走边談，走近"先生"的帳篷时，他才改用中国話大声說，带着辮子到外国来，是丢中国人的臉，叫"先生"立即剪掉。理发师拿着剪子走攏去，但見"先生"怒目而視，不敢动手。姜总队长逼近一步，"先生"一侧身，用二指在他背上一点，姜就站不住脚，向前晃了四、五步。姜掉轉身来暴怒地說"你竟敢动手"，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跟即抓着"先生"的辮子。"先生"只用二指一捏，那只紧握辮子的右手立刻五指分散了。"先生"再用左手一推，姜即晃到营长面前，幸而营长把他扶住，沒有跌下去。圍观的中英工头都哄堂大笑，营长也笑了。姜臉紅筋眼，踱到人群后面去了。"先生"才指着姜总队长說："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我丢了中国人什么臉？"他又轉过头来对李营长說："我在威海卫就說过，我的辮子是不剪的，要剪就送我回去。現在我还是愿意回去的。"我把"先生"的話翻完后，李营长說："算了，算了，拖着辮子也沒多大关系。"从此之后，"先生"更为全营华工所敬重，在后来的多次斗爭中，他起了很好的团結本营工人的作用。

第三天午后，"先生"同我下象棋时，突然問我說："你說长毛賊那些人好不好？"我說："你一定贊成他們，他們都是留着头发不剪的。""先生"又說："有人說，长毛賊留的是滿头，不是辮子，对不对？"我說："他們是汉人，汉人从来就留滿头，清軍入关才强迫汉人剪成辮子的。洪秀全要保存汉人的眞象，当然留滿头；你是滿人，当然留辮子。""先生"眯着一只眼睛說："你还以为我是一个滿洲人？"

第四天下午，李营长問我那条辮子为什么剪了？我把实情告訴他后，他又說："听說这一营的工人都很听他的話，是眞的么？"我知道他在打"先生"的主意，所以答复他說："他不大說話，工人也很少同他說話。"李营长又說："叫他当工头，一定管得着工人。"我說他的脾气很古怪，不見得愿意干。第五天上午不知"先生"从哪里听見了这个話，他故意当着冉大队长用威胁的口吻說："哪个要拿我去討好，他是自找苦吃。"

三

队編好后，我們被排为第十三营。在駱耶尔一共住了八天，就整队上火車，到法国东北边上的阿拉斯(Arrass)去挖战壕。原有三十多万人的阿拉斯城，經过三年多的战火，已全是敗瓦頹垣。間或看見几个妇孺，也是蓬头垢面，住在頹垣下面的地窖中，以求乞或卖淫为生。我們就在这些頹垣里搭帳篷，利用頹垣下面的空隙作地下室。遇着空襲或敌人的炮轰，就鉆进地下室。我們到后，安好帳篷就吃晚飯。晚餐是每人半磅面包和一洋鉄盒子的洋山芋。洋山芋是夾着洋葱和牛肉燒的；飯量大的人可以增添一次，所以都能吃飽。吃完就去睡。睡六小时后，听見哨子响，赶即起床，又照样吃一頓，即奉令打好背包（两条軍毯、一块胶布、一条褯子、一件雨衣、两件衬衫和一套卫生褲褂），去領口粮。背包之外，挂有水瓶、胶鞋、洋鉄飯盒(內装洋鉄匙子)，腋下另挂口粮袋一个。領的口粮是供三天三夜之用的，計有压紧的餅干三十六块，牛肉罐头三个，紙烟三包(十支装)，洋火一盒；糖精多三小块黃油。

挖战壕的地方已在敌人步枪射程之內，有些地方，与敌方战壕的距离不过五十碼。我們是站在战壕內挖战壕，把挖出的沙土扔到前面，人身都在壕內。挖好六英尺深，三英尺寬，英兵才进来，所以我們实际是在最前綫。这与在威海卫时所訂合同中"不作战"的話，是不相符的。遇到下雪时，滿臉飄着雪花，遇到天晴雪化，壕內泥浆沒脛，輪班睡覚时也只得站着睡，其苦更甚。英兵只在挖好的战壕中守护陣地。軍官和机关枪手，更在后面盖好頂棚的战壕中守着，随时可坐可臥，有些还能玩卜克，讲笑話，与华工相比，苦乐悬殊。

我們第十三营的华工，这样出去三天，退休三天，劳苦了四十

多天之后，到圣誕前夕，遭受到更大的痛苦。我們初上前綫时，英国人宣傳說，他們新发明的坦克車很厉害，德国人却沒有，不久之后，坦克車多了，就要大規模地进攻。那知就在圣誕前夕，大家正在談論圣誕节的礼物怎么还沒来时，敌人的大炮声和坦克的轰隆声，震天地响了。有人伸头望去，在月光下面已能看出，一长串的敌人的坦克車正在爬向我們。我們到后面去找英国軍官，通通不見了；回轉来时，监工的英兵也都不見了。这时有人一喊："退回哩波特耳(Le Portel，这是我們来时經过的分区司令部所在地)"，大家才仓皇地后退。起初在战壕中弯弯曲曲地跑，后来又在坎坷不平的地面上跑，一气跑完三十几里，到达目的地时，我們的三个軍官都已找好住处，正在找勤务員給他們安床。我們气极了，同到司令部告状，司令部問明我們是十三营后，叫我們先到指定的一个空商店里去安床鋪吃飯，把伤号送到医院去，再写报告交自己的营长轉呈。我們当晚把报告写好，大队长冉振海不签名，也不理他，由其余三十五个工头(有四个工头受伤)签名后，面交李营长。一連两天沒有回信。这两天吃得較好，还可随便走动，工人的气也消了些。第三天叫我們到卡勒(Calais)去轉运粮食和軍需。我們知道后方比前綫好得多，不等回信就上火車去了。

卡勒是一个龐大的轉运站，要把輪船上运来的給养和各种軍需品卸入仓庫，堆上很高的垛子；再逐日把各战区需要的物品，照上面发下的清单，从許多仓庫的高垛子上搬下裝进火車运到前方去。那里共有三个华工大营。我們住的那个大营，早已住有四营华工，加上我們就是五营了。各营之間，也像在駱耶耳的一样，用八英尺高的鉄絲网隔开，門口有英兵把守，不准华工随便出入。每个鉄絲网內，有十四栋长方形的木房，每房能安五十人的地鋪。地板之

下就是防空壕。木房前面有个操場，供排队和打篮球之用。除三个軍官住在附近的特区外，全营都在一个圈里，廚房和廁所也都在內，所以大家都认为比前綫好多了。但从次日起，煩恼的事情，就接二連三地发生。

第二天一早，一个英国工头从廁所中拉出一个华工，要罰他立正五分钟，說那是英国人的廁所，中国人不該去。这就引起全体华工的憤怒。英国工头都圍起来替他們的人助威，大队长冉振海也帮助英国工头，說各营华工都遵守那个定章。在大队长提到所謂定章时，新出現的英国軍官的威风立即高漲，說："以后一切要守規則，違反者，輕則罰站，重則罰禁閉，罰劳役，受罰两次不改，就要送到英雄队去。"我們誰都沒見过英雄队，合同中也无这样的規定。但大队长冉振海却活神活現地說：他在駱耶耳見过，說队里的英雄，誰也不敢乱說乱动，說每天工作十六小时，吃的都是冷的，一不听話就用皮鞭打，用开水淋身，用鉄絲刷子刷皮等等。

午后到粮站去裝車。大家都还不懂怎样做法。中国工头与英国工头之間話也不通，两个翻譯又应接不及，而英国工头同粮站上的英国人却又乱鬧起来了。中国工头責备英国工头說："你們应該先学会再来教給我們看，那有不教不看就会做好的事？你們說的办法不符合站上的要求。站上吵起来，你們怎么又不負責？"粮站的英国人这才看清事情的眞相，对中国工头具体地讲明作法，才解决了紛乱的状态。但时間已耽誤了很多，五点钟下班时，只裝好四車，还差四車。因为每营半天該裝八車，每天該裝十六車。工人毫不含糊地說："今晚再干，合情合理的工作，我們决不推辭。"

当晚，干了一个多小时就裝滿了四車。以后也是半天四小时的工作，三个小时就作完。但英国人既不許我們提早散工，也不承认

工閒休息，意图胁迫我們加工。这种額外加工，不但我們不承认，同一大营的其余四营的华工也不承认。因此我們就"慢慢来"了，或者自由休息。有一天，营长带着冉振海到工地来，到处罵人，說工作慢啦，說工作方法笨啦，說这人那人为什么閑游啦。冉振海也帮着罵，还帮着清查"怠工"的人。后来他們又罵抬鋼軌的工人为什么走得那么慢，还在鋼軌的中間用双手死力向前推。不料两头抬鋼軌的工人同时一撒手，压得他們臉紅筋脹，才垂头丧气而去。

当天晚上，从阿拉斯退却时受伤較輕的十二人回来了。他們說，还有两个受重伤的人不知何日才能回来；說医生給他們取破彈片时不用麻药，把他們綁在手术床上开刀，弄得他們叫娘叫爷地痛苦万分。全营工人都气憤极了。"先生"却劝大家："鬧尽管鬧，沒有計划好，万勿动手，英国人显然想打我們一个下馬威。"

次晨排队分派工作时，有几个人同时高声喊，"吃不飽，做不动，要减少工作。"接着大家都同样喊。我翻譯成英語后，李营长答复說："英国食品营养好，肚子沒装滿也不致缺乏营养，而且英国工头也是一样吃法。"大家答复說："我們也做英国工头那样的輕微劳动行不行？"同时就嘈嘘起来。李营长見情况不好，就改口說："莫乱，好好上工去，我去同司令部商量再說。"

工人中午回营时，見鉄絲网外面排列着許多荷枪实彈的英国兵；进营房后，又見昨天才从医院回来的一个工人，被冉大队长打得周身青紫，說他造謠生事。于是一声喊"大家打"，冉振海立即被拖到操場中，起初是拳打脚踢，后来則用他打人的那条棍子，向他周身乱抽，大家輪流打，同时也数他的罪状，直到他磕头求饒，甘愿永不再犯，才有人劝說："住手，去吃午飯。"打的时候，英国人都躲开了，不敢露面。大家吃飯时，才有几个英国工头出来，不声不响地

把他和先被他打伤的那个工人，一同送到医院去。饭后，工人有些在洗衣，有些在下棋，有些整理房间，有些拉胡琴，一点沒有上工的表示。这时上工钟点早已过去，但沒人吹哨子（平时是冉振海吹的），也沒有人敢問。两点半左右，营长叫勤务員找我去，先問了騷乱的原因（显然是明知故問，冉大队长业已承认打人是他叫的），然后問工人預备怎么办。我告訴他我听見很多人說："不撤兵、不加口粮，不上工。"营长用可怜的語調說："这些事不是我能作主的呀！"

4点钟左右，营长又派那个勤务員請我去說，"一个乱子过去了，第二个乱子又来囉，怎么办呀？"他又說："前綫出了大問題，每营必須連夜赶装六十二輛車皮的給养去，本营連今天下午耽誤的八車，共該装七十輛車出去呀。"我問他，別营怎么办？他說："附近四营都鬧起来了，今天下午都沒上工。看来，他們是受本营的影响，本营不解决，別营也解决不了！"我說："工人都是讲情讲理的，只要合情合理，事情沒有什么难办，錯是錯在大队长不該打人。"营长忽然提起精神說："你这个話有把握嗎？"我說，"我是中国人嘛。中国人把情理二字看得非常重，不讲情理就会拼命，我怎么会不知道呢。"营长說："好，好，我就到司令部去。"

不到半点钟，鉄絲网外面的英兵撤走了，营长也接着就回来，在門口就招手叫我进去說："口粮沒有問題，要緊是今晚装出七十輛車的給养去。你立刻就去对工人說，我派一个人与你同去。"我說："这不好。你不相信我，叫工人站队，你直接同大家說好囉。"他說："到底带头人是誰呀？"我說："沒有带头人，是大家的公憤。"他說："冉大队长打的那个人，不是带头人嗎？"我說："絕对不是。他被打到半死后，并沒說什么話。"

我一进工头房，大家也都圍攏来。听我說完后，"先生"首先

說："該收帳了，我們也該显一手給他們看看。"另一人說："我們那五条可以提囉。"又有人說："他們正在找带头人，莫露头，叫他先对大家說。我們一唱百和，大家提。站队莫分排分連，提条件的人站在中間或后面。"

我回报后，李营长还有点怕又鬧乱子。我又說："工人肯定是讲情讲理的"。他才叫英国大队长吹哨子。这次他对大家說話非常客气了。他說："英兵已經撤了，加口粮也不成問題，要紧的是赶快装出七十辆車皮"；并且說："司令部怕大家太辛苦，預备派一百个英国兵来帮忙。"有个工人大声喊："口粮要吃得飽，加夜工要加餐。"跟即大家一齐附和。我翻譯后，营长連声說："是、是。"又有人喊："工作方法我們自己定，車子装齐就收工"，营长答复說："你們能够自己作得好，那就更好嘛。"第三个条件是門卫由工人自己管。第四个条件是华工交朋結友不得干涉。第五个条件是非經宣布罪状不得調走本营中国人。臨时又加上一条：叫派来帮助裝車的英国人分开工作，我們要同他們比賽。这些条件李营长完全应承，只說只要等司令部批准。話談完后，华工自动散去催飯吃。英国大队长未敢干涉。李营长热情地同我拉手，我才发現他滿头大汗——虽然操場之外遍地都是雪。

当晚6点1刻开工，大家不但做得很迅速，很有条理，而且創造了些新办法。如垛子上的大包，不用人背下来，而用木板滑下来；把車皮先移近一个貨堆，装齐之后再移近另一貨堆去；除三个"三道"作联系工作外，其余工头都与工人一样背东西。一些英国工头，起初說我們弄糟了，工人叫他們莫管，站开些，我們自有办法。后来他們也都說中国人眞聪明。10点来钟又吃一餐，英国工头无事可作，自告奋勇，替我們回营去抬飯。到次晨6点钟，天还沒亮（法

国冬天7点后才天亮，夏天却是4点钟就天亮），我們装齐六十四車，一百个英兵也装好六車，完成了任务。

回营吃早飯时，李营长領着我到每个房間去宣布說："你們做得好，你們所提的五个条件，司令部完全批准了；如果你們今天下半天能和昨天一样装十六車，今天上午你們可以安心睡覚。"但除少数几人外，大家都沒睡——有些人在欢談，有些人买了酒来喝，有些人伴着胡琴唱。"先生"却先要了两杯酒和飯菜給那两个打伤的人，然后又陪他两人到医院去換药。回来时对大家說，其余四营昨天下午都鬧了，都沒上工；昨夜也是装七十車，至今（九点来钟）还沒装齐。

当天下午上工时，李营长又約我同到粮站去。他对各連华工逐一表揚了一番，說他們劳动量重，应該多吃；說他們工作方法好，要把經驗推广出去，还說由于他們昨晚的辛苦，提早完成了重大任务；他也受到嘉奖；他衷心地感謝大家。他又到仓庫內，問管仓的英国人："中国工人做得怎样？"那位管仓員說，"昨晚做得还好"（Fairly good）。李笛亚迪营长立地申斥他說："为什么說还好！我的中国工人，作得比誰都好。他們昨夜的工作效率，比英兵要高出一倍，你沒有算过賬嗎？"

英国人对华工的态度，从此大变，邻营的华工也称贊我們鬧得好；但我們始終警惕着沒把我們的領头人（先生）暴露出来。

四

其后两年間，华工过得比較順适了。有几件事情，也值得回忆。

在阿拉斯溃退时，我們因恨英国軍官不通知华工徑自先跑而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